



列傳第六

北史十八

景穆十二王下

任城王雲和平五年封少聰慧年五歲景穆崩號哭不絕  
聲大武抱之泣曰汝何知而有成人意也獻文時拜都督  
中外諸軍事中都大官聽訟甚收時譽及獻文欲禪位於  
京兆王子推王公卿士莫敢先言雲進曰父子相傳久矣  
皇魏未之有革太尉源賀又進以為不可願思任城之言  
齊陽公元丕等進曰皇太子雖聖德夙彰然實冲幼陛下  
欲隆獨善其若宗廟何帝曰儲宮正統羣公相之有何不  
可於是傳位孝文後蠕蠕犯塞雲為中軍大都督從獻文

討之過大積雲曰夷狄之馬初不見武頭楮若令此楮在前破之必矣帝從之命敕勒首領執手勞遣之於是相率而歌方駕而前大破之獲其屍首後仇池氏反又命雲討平之除開府徐州刺史雲以太妃蓋氏薨表求解任獻文不許雲悲號動疾乃許之性善撫接深得徐方之心為百姓所追戀送遺錢貨一無所受再遷冀州刺史甚得下情於是合州請戶輸絹五丈粟五升以報雲恩孝文嘉之詔宣告天下使知勸勵遷長安鎮都大將雍州刺史雲廉謹自脩留心庶獄挫却豪強劫盜止息州人頌之者千餘人太和五年薨於州遺令薄葬勿受贈襚諸子奉遵其旨盜

澄字

澄字

鏡少好學美鬚髮善

言辭清辯

喪以孝聞襲封加征

將軍以兵羌反叛除征南大將軍梁州刺史文明太

誠厲之顧謂中書人李冲曰此兒風神吐發當為

領袖是行當不辱命以不妄談也澄至州誘導懷附

南款順加侍中賜衣一襲乘黃馬二匹以旌其能轉開

徐州刺史其著聲績朝廷於皇信堂孝文詔澄

昔鄭子產鑄刑書而書叔之此一人皆賢士得失

誰對曰鄭國寡弱攝於強隣人情去就非刑莫制故鑄

刑書以示威雖乖古式合今權道帝方革變深善其對笑

曰任城當欲為魏子產也朕方創改朝制當與任城共万  
世之功後徵為中書令改授尚書令齊庾翼來朝見澄音  
韻適雅風儀秀逸謂主客郎張彝曰往魏任城以武著稱  
今魏任城乃以文見美也時詔延四廟之子下逮玄孫之  
胄由宗宴於皇信堂不以爵秩為列悉序昭穆為次用家  
人之禮帝曰行禮已畢欲令宗室各言其志可率賦詩特  
命澄為七言連韻與孝文往復賭賽遂至極歡際夜乃罷  
後帝外示南討意在謀遷齊於明堂左个詔太常卿王湛  
親令龜卜易筮南伐之事其兆遇革澄進曰易言革者更  
也將欲革君臣之命湯武得之為吉陛下帝有天下今日

卜征不得云革命未可全為吉也帝厲聲曰此象云大人  
武變何言不吉也車駕還宮便召澄未及升階遙謂曰向  
者之革今更欲論之明堂之忿懼衆人競言沮我大計故  
厲色怖文武耳乃獨謂澄曰國家興自北土徙居平城雖  
富有四海文軌未一此間用武之地非可興文峻函帝宅  
河洛王里因茲大舉光宅中原任城意以為何如澄深贊  
成其事帝曰任城便是我之子房加撫軍大將軍太子少  
保又兼尚書左僕射及車駕幸洛陽定遷都之策詔澄馳  
駟向北問彼百司論擇可否曰近論革今真所謂革也澄  
既至代都衆聞遷詔莫不驚駭澄援引今古徐以曉之衆

乃開伏遂南馳還報會車駕於滑臺帝大悅曰若非任城  
朕事業不得就也從幸鄴宮除吏部尚書及車駕自代北  
巡留澄銓簡舊臣初魏自公侯以下動有萬數冗散無事  
澄品爲三等量其優劣盡其能否之用咸無怨者駕還洛  
京復兼右僕射帝至北芒遂幸洪池命澄侍升龍舟帝曰  
朕昨夜夢一老公拜立路左云晉侍中嵇紹故此奉迎神  
爽卑懼似有求焉澄曰陛下經殷墟而弔比干至洛陽而  
費祗紹當是希恩而感夢帝曰朕既有此夢或如任城所  
言於是求其北域遣使弔祭焉齊明帝旣廢弒自立其雍  
州刺史曹武請以襄陽內附車駕將自赴之引澄及咸陽  
王禧彭城王勰司徒馮誕司空穆亮鎮南李冲等議之禧  
等或云宜行或言且止帝曰衆人意見不等宜有客主共  
相起發任城與鎮南爲應留之議朕當爲宜行之論諸公  
坐聽長者從之於是帝往復數交駕遂南征不從澄及李  
冲等言後從征至縣瓠以疾篤還京車駕還洛引見王公  
侍臣於清徽堂帝曰此堂成來未與王公行宴樂之禮今  
與諸賢欲無高而不升無小而不入因之流化渠帝曰此  
曲水者取乾道曲成萬物無滯次之洗煩池帝曰此池亦  
有嘉魚澄曰所謂魚在在藻有頌其首帝曰且取王在靈  
沼於物魚躍次之觀德殿帝曰射以觀德故遂命之次之

疑閑堂帝曰此堂取夫子閑居之義不可縱奢以忘儉自  
安以忘危故此堂後作茅茨堂謂李冲曰此東曰步元庶  
西曰遊凱廡此坐雖無唐堯之君卿等當無愧於元凱冲  
對曰臣既遭唐堯之君敢辭元凱之譽帝曰光景垂落朕  
同宗有載考之義卿等將出何得默尔德音即命黃門侍  
郎崔光郭祚通直郎邢巒崔休等賦詩言志燭至公卿辭  
退李冲再拜上千萬歲壽帝由卿等以燭至致辭復獻於  
萬壽朕報卿以南山之詩乃曰燭至辭退庶姓之禮在夜  
載考宗族之義卿等且還朕與諸王宗室欲成此夜飲後  
坐公事免官尋兼吏部尚書怕州刺史穆泰在州謀反授

澄節銅武竹使符御仗左右仍行怕州事行達鴈門遣書  
侍御史李煥先赴至即禽泰窮其黨與罪人皆得鉅鹿公  
陸叡安樂侯元隆等百餘人竝獄禁具狀表聞帝覽表乃  
大悅曰我任城可謂社稷臣正復臯陶斷獄豈能過之顧  
三等曰澄等職實處不能辨此也車駕尋幸平城勞澄引  
見逆徒無一人稱枉時人莫不歎之帝謂左右曰必也無  
訟今日見之以澄正尚書車駕南伐留澄居守復兼右僕  
射澄表請以國秩一歲租帛助供軍資詔受其半帝復幸  
鄴見公卿曰朕昨入城見車上婦人冠帽而著小襦襖者  
尚書何為不察澄曰著者猶少帝曰任城欲令全著乎一

言可以喪邦其斯之謂可命史官書之又曰王者不降佐  
於蒼蒼是拔才而用之朕失於舉人任一群婦女輩當更銓  
簡耳仕城在省為舉天下網維為當署事而已澄曰臣實  
署事而已帝曰如此使一令史足矣何待任城尋除尚書  
左僕射從駕南伐孝文崩受顧命宣武初有降人嚴叔懋  
告尚書令王肅遣孔思達潛通齊國為叛逆澄信之乃表  
肅將叛輒下禁止咸陽北海二王奏澄擅禁宰相免官還  
第尋除開府揚州刺史下車封孫叔敖之墓毀蔣子文之  
廟上表請脩復皇宗之學開四門之教詔從之先是朝議  
有南伐之計以肅寶寅為東揚州刺史據東城陳伯之為  
江州刺史戍陽石以澄摠督二鎮授之節度澄於是遣統  
軍傅豎眼王神念等進次大峴東關九山淮陵皆分部訪  
將倍道據之澄摠勒大眾駱驛相接所在克捷詔書褒美  
既而遇雨淮水暴長澄引歸壽春還既狼狽失兵四千餘  
人澄頻表解州帝不許有司奏奪其開府又降三階轉鎮  
北大將軍定州刺史初百姓每有橫調恒煩苦之前後牧  
守未能蠲除澄多所省減又明黜陟賞罰之法表減公園  
之地以給無業貧人布絹不任衣者禁不聽造百姓欣賴  
焉母孟太妃薨居喪過毀當世稱之服闋除太子太保時  
高肇當朝猜忌賢戚澄為肇間構常恐不全乃終日昏飲

以示荒敗所作詭越時謂為狂宣武夜崩時事金吾高攀擁兵於外鬻帝幼朝野不安澄雖踈斥而朝望所屬領軍于忠侍中崔光等奏澄為尚書令於是衆心欣服尋遷司空加侍中俄詔領尚書令澄表上皇誥宗制并訓詁各一卷欲太后覽之思勸誠之益又奏利國濟人所宜振舉者十條一曰律度量衡公私不同所宜一之二曰宜興學校以明黜陟之法三曰宜興滅繼絕各舉所知四曰五調之外一不煩人任人之力不過三日五曰臨人之官皆須黜陟以旌賞罰六曰逃亡代輸去來年久者若非伎作任聽即住七曰邊兵逃走或實陷沒皆須精檢三長及近親若

實隱之徵其代輸不隱勿論八曰工商世業之戶復徵租調無以堪濟今請免之使專其業九曰三長禁姦不得隔越相領戶不滿者隨近并合十曰羽林武賁邊方有事輒可赴戰常戍宜遣番兵代之靈太后下其奏百寮議之事有同否時四中郎將兵數寡弱不足以襟帶京師澄奏宜以東中帶滎陽郡南中帶魯陽郡西中帶恒農郡北中帶河內郡選二品三品親賢兼稱者居之省非急之作配以強兵如此則深根固本強幹弱枝之義也靈太后將從之後議者不同乃止尋以疾患表求解任不許澄以北邊鎮將選舉彌輕恐賊虜闚邊山陵危迫奏求重鎮將之選脩



警備之嚴詔不從後賊虜入寇至於舊都鎮將多非其人  
所在叛亂犯逼山陵如澄所慮澄奏都城府寺猶未周悉  
今軍旅初寧無宜發衆請取諸職人及司州郡縣犯十杖  
以上百鞭以下收贖之物絹一匹輸博二百以漸脩造詔  
從之太傅清河王懌表駁其事遂寢不行澄又奏司州牧  
高陽王臣雍考殺奉朝請韓元昭前門下錄事姚敬賢雖  
因公事理實未盡何者若昭等狀彰死罪以定應刑於都  
市與衆棄之如其疑似不分情理未究不宜以三清九流  
之官杖下便死輕絕人命傷理敗法往年任州於大市鞭  
殺五人及檢贓狀全無寸尺今復酷害二至於此朝野云

云咸懷驚愕若生殺在下雷車於臣人君之權安所復用  
請以見事付廷尉推究驗其為劫之狀察其稊殺之理詔  
從之澄當官無所回避又奏懇田授受之制八條甚有綱  
貫西域厭達波斯諸國各因公使並遺澄駿馬一匹澄請  
付大僕以充國閑詔曰王廉貞之德有過楚相可教付廐  
以成君子大哉之美御史中尉東平王匡奏請取景明元  
年以來內外考簿吏部除書中兵勳案并諸殿最欲以案  
校竊階太后許之澄表以為御史之體風聞  
是司至於冒勳安階皆有處別若一處有風謠即應攝其  
一簿研檢虛實若差殊不同偽情自露然後繩以典刑人

誰不服豈有移一省之事窮革世之尤如此求過誰堪其  
罪斯實聖朝所宜重慎也靈太后納之乃止後遷司徒公  
侍中尚書令如故神龜元年詔加女侍中貂蟬同外侍中  
之飾澄上表諫曰高祖世宗皆有女侍中官未見綴金蟬  
於象珥極黽貂於鬢髮江南偽晉穆何后有女尚書而加  
貂璫此乃衰亂之世祆妄之服且婦人而服男子之服至  
陰而陽故自穆哀以降國統二絕因是劉裕所以篡逆禮  
容舉措風化之本請依常儀追還前詔帝從之時太后銳  
於興繕在京師則起永安太上公等佛寺工費不少外州  
各造五級佛圖又數為一切齋會日施物動至方計百姓疲

於土木之功金銀之價為之踊上削奪百官祿力費損庫  
藏兼曲賚左右日有數千澄上表極言得失雖卒不從常  
優答禮之政無大小皆引參預澄亦盡心匡輔事有不便  
於人者必於諫諍殷勤不已內外咸敬憚之二年薨贈假  
黃鉞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傅領太尉公加以殊禮  
備九錫依晉大司馬齊王攸故事謚曰文宣王澄之葬也  
凶飾甚盛靈太后親送郊外停輿悲哭哀慟左右百官會  
赴千餘人莫不欷歔當時以為哀榮之極第四子彞襲葬  
字子倫繼室馮氏所生頗有父風拜通直散騎常侍及元  
又專權而彞耻於託附故不得顯職莊帝初河陰遇害贈

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謚曰文彞庶長兄順字子和年九歲師事樂安陳豐初書王羲之小學篇數千言晝夜誦之旬有五日一皆通徹豐竒之白澄曰豐十五從師迄于白首耳目所經未見此比江夏黃童不得無雙也澄笑曰蓋田生王何容不尔十六通杜氏春秋下帷讀書篤志愛古性蹇愕淡於榮利好飲酒解鼓琴每長吟求歎吐詠虛室宣武時上魏道頌文多不載起家為給事中時高肇權重天下人士望塵拜伏順曾懷刺詣肇門門者以其年少答云在坐大有貴客不肯為通順叱之曰任城王兒可是賤也及見直往登牀捧手抗禮王公先達莫不怪憎而順辭吐傲然若無所覩肇謂衆賓曰此兒豪氣尚尔况其父乎及去肇加敬送之澄聞之大怒杖之數十後拜太常少卿以父憂去職哭泣歐血身自負土時年二十五便有白髮免喪抽去不復更生世人以為孝思所致尋除給事黃門侍郎時領軍元叉威勢尤盛凡有遷授莫不造門謝謁順拜表而已曾不詣叉又謂順曰卿何得聊不見我順正色曰天子富於春秋委政示輔叔父宜以至公為心舉士報國如何賣恩責人私謝豈所望也至於朝論得失順常鯁言正議曾不阿肯由此見憚也除恒州刺史順謂叉曰北鎮紛紜方為國梗請假都督為國捍捍叉心疑難不欲授以

兵官謂順曰此朝廷之事非我所裁順曰叔父既殺生由  
已自言天曆應在我躬何得復有朝廷又彌忿憚之轉齋  
州刺史順自負有才不得居內每懷鬱悒快形於言色遂縱  
酒自娛不親政事又解領軍徵為給事黃門侍郎親友郊  
迎賀其得入順曰不患不入正恐入而復出耳俄兼殿中  
尚書轉侍中初中山王熙起兵討元又不果而誅及靈太  
后反政方得改葬順侍坐西游園因奏太后曰臣昨往者  
中山家葬非唯宗親哀其冤酷行路士庶見一家十喪皆  
為青旄莫不酸泣又妻時在太后側順指之曰陛下奈何  
以一妹之故不伏元又之罪使天下懷冤太后嘿然不語

就德興於營州反使尚書盧同往討之大敗而還屬侍中  
穆紹與順侍坐因論同之罪同先有近宅借紹紹頗欲為  
言順勃然曰盧同終將無罪太后曰何得如侍中之言順  
曰同有好宅與要勢侍中豈慮罪也紹慙不敢復言靈太  
后頗事粧飾數出遊幸順面諍之曰禮婦人喪夫自稱未  
亡人首去珠珥衣不被綵陛下母臨天下年垂不惑過脩  
容飾何以示後世靈太后慙而還入乃召順責之曰千里相  
徵豈欲衆中見辱也順曰陛下盛服炫容不畏天下所笑  
何取臣之一言乎初城陽王徽慕順才名偏相賞納而廣  
陽王深通徽妻子氏大為嫌隙及深自定州被徵入為吏

部尚書兼中領軍順爲詔書辭頗優美徽疑順爲深左右由是與徐紇間順於靈太后出順爲護軍將軍太常卿順奉辭於西遊園徽紇侍側順指謂靈太后曰此人魏之宰介刀筆小人正堪爲机案之吏寧應忝茲執戟虧我彝倫遂振衣而起靈太后嘿而不言時追論順父顧託之功增任城王彞邑二千戶又析彞邑五百以封順爲東阿縣公順疾微等聞之遂爲蒼蠅賦屬疾在家杜絕慶弔後除吏部尚書兼右僕射與城陽王徽同日拜職舍人鄭儼於止車門外先謁徽後拜順順怒曰卿是佞人當拜佞王我是直人不受曲拜儼深懷謝順曰卿是高門子弟而爲北宮幸臣僕射李思沖尚與王洛誠同傳以此度之卿亦應繼其卷下見者爲之震動而順安然自得及上省登階向榻見榻甚故問都令史徐佺起佺起曰此榻曾經先王坐順即哽塞涕泗交流久而不能言遂令換之時三公曹令史朱暉素事錄尚書高陽王雍雍欲以爲廷尉評頻煩託順順不爲用雍遂下命用之順投之於地雍聞之大怒昧爽坐都聽召尚書及丞郎畢集欲待順至於衆挫之順日高方至雍攘袂撫几而言曰身天子之子天子之弟天子之叔天子之相四海之內親尊莫二元順何人以身成命投

棄於地順鬚鬢俱張仰面看屋憤氣奔湧長歎而不言久之搖一白羽扇徐而謂雍曰高祖遷宅中土剗定九流官方清濁軌儀萬古而朱暉小人身爲省吏何合爲廷尉清官殿下旣先皇同氣誠宜遵旨自有恒規而復踰之也雍曰身爲丞相錄尚書如何不得用一人爲官順曰庖人雖不理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未聞有別旨令殿下參選事順又厲聲曰殿下必如是順當依事奏聞雍遂笑而言曰豈可以朱暉小人便相忿恨遂起呼順入室與之共飲順之充毅不撓皆此類也後兼左僕射尔朱榮之奉莊帝召百官悉至河陰素聞順數諫諄惜其亮直謂朱瑞曰可

誰自可人

語元僕射但在省不須來順不達其旨聞害衣冠遂便出走爲陵戶鮮于康奴所害家徒四壁無物斂止有書數千卷而已門下通事令史王才達裂裳覆之莊帝還宮遣黃門侍郎山偉巡喻京邑偉臨順喪悲慟無已旣還莊帝怪其聲散偉以狀對莊帝敕侍中元祉曰宗室喪亡非一不可周贍元僕射清苦之節死乃益彰特贈絹百匹餘不得爲例贈尚書令司徒公謚曰文烈初帝在潘順夢一段黑雲從西北直來觸東南上日月俱破復翳諸星天地盡闇俄而雲消霧散便有日出自西南隅甚明淨云長樂王日尋見莊帝從閭闔門入登太極殿唱乃歲者三百官咸加

朝服謁帝唯順集書省步廊西槐樹下脫衣冠卧既寤告  
元暉業曰吾昨夜夢於我殊自不佳說夢因解之曰黑雲  
氣之者是北方之色終當必有北敵以亂京師害二宮  
殘毀百寮何者日君象也月后象也衆星百官象也以此  
言之京邑其當禍乎昔劉曜破晉室以為髑髏臺前途之  
事得無此乎雖然彭城王勰有文德於天下今夢其兒為  
天子積德必報此必然矣但恨其得之不久所以然者出  
自西南以時易年不過三載但恨我不見之何者我夢卧  
槐樹下槐字木傍鬼身與鬼并復解冠冕此寧不死乎然  
亡後乃得三公贈耳皆如其夢順撰帝錄二七卷詩賦表

頌數十篇竝多亡失長子朗時年十七枕戈潛伏積年乃  
手刃康奴以首祭順墓然後詣闕請罪朝廷嘉而不問朗  
位司徒屬天平中為奴所害贈尚書右僕射順弟組字子  
綱隨孝武入關中位尚書左僕射華山郡王澄弟嵩字道  
立孝文時位步兵校尉大司馬安定王休薨未及卒哭嵩  
便送田帝聞而大怒詔曰嵩大司馬薨殂爾便以鷹鷄  
自娛有如父之痛無猶子之情捐心棄禮何其太速便可  
免官後兼武衛將軍孝文南伐齊將陳顯達率衆拒戰嵩  
身備三仗免曹直前勇冠三軍將士從之顯達奔潰帝大  
悅曰任城康王大有福德文武頓出其門以功賜爵高平

蘇氏初孝文之發洛也馮皇后以罪幽於宮內既平顯達  
臣攻穀唐原帝疾甚將賜后死曰使人不易可得顧謂任  
城王澄曰任城必不負我嵩亦當不負任城可使嵩也於  
是引嵩入內親詔遣之宣武即位為揚州刺史威名大振  
後并妻穆氏為蒼頭李太伯等所害謚曰剛侯第二子世  
儁頗有幹用而無行業龍襲爵孝莊時遷吏部尚書尔朱兆  
寇京師詔世儁以本官為都督守河橋及兆至河世儁初  
無拒守意便隔岸遙拜遂將船五艘迎兆軍兆因得入京  
世儁破殘皆世儁之罪時論疾之尤為尔朱世隆所耻孝武  
封武陽縣子世儁居選曹不能厲心多所受納為中

尉彈糾坐免官孝靜時位尚書令世儁輕薄好去就與和  
中亮贈太尉謚曰諱矣

南安王楨皇興二年封孝文時累遷長女鎮都大將雍州  
刺史楨性忠謹其母疾篤憂毀異常遂有白雉遊其庭前  
帝聞其致感賜帛千匹以褒美之徵赴講武引見於皇信  
堂戒之曰公孝行著於私庭今問彰於邦國既國之懿親  
終無貧賤之慮所宜慎者略有二事一者恃親驕矜違禮  
僭度一者傲慢貪奢不恤政事三者飲酒遊逸不擇交友  
三者不去患禍將生而楨不能遵奉後乃聚斂肆情孝文  
以楨孝養聞名內外特加原恕削除封爵以庶人歸第禁



錮終身以議定遷都復封南安王為鎮北大將軍相州刺  
史帝餞植於華林都亭詔立賦詩不能者立可聽射當使  
武士彎弓文人下筆帝送植下階流涕而別太和二十年  
五月至鄴上日暴雨大風凍死者數十人植又以旱祈雨  
于羣神鄴城有石季龍廟人奉祀之植告神像云三日不  
雨當加鞭罰請雨不驗遂鞭像一百是月疽發背薨諡曰  
惠及恒州刺史穆泰謀反植知而不告雖薨猶追奪爵封  
國除子英性識聰敏善騎射解音律微曉醫術孝文時為  
梁州刺史帝南伐為漢中別道都將後大駕臨鍾離英以  
大駕親動勢傾東南漢中有可乘之會表求追討帝許之

季龍神大乃  
尔

以功遷安南大將軍賜爵廣武伯宣武即位拜吏部尚書  
以前後軍功進爵常山侯尋詔英率眾南討大破梁曹景  
宗軍梁司州刺史蔡道恭薨死三關戍棄城而走初孝文  
平漢陽英有戰功許復其封及為陳顯達所敗遂寢是役  
也宣武大悅乃復之改封中山王既而梁入寇肥梁詔英  
率眾十萬討之所在皆以便宜從事英表陳事機乃擊破  
陰陵斬梁將二十五人及虜首五千餘級又頻破梁軍於  
梁城斬其支將四十二人殺獲及溺死者將五万梁中軍  
大將軍臨川王蕭宏尚書左僕射柳惔等大將五人沿淮  
東走凡收米四十万石英追奔至馬頭梁馬頭戍主委城

遁走遂圍鍾離詔以師行已久命英爲振旅之意英表期  
至二月將末三月之初理在必剋但自此月一日已來霖  
雨連并可謂天違人願然王者行師舉動不易不可以少  
致睽淹便生異議願聞朝廷特開遠略少復賜寬假以日  
月無使爲山之功中途而廢及四月水盛破橋英及諸將  
狼狽奔退士衆沒者十有五六英至揚州遣使送節及衣  
冠貂蟬章綬詔以付典有司奏英經筵失圖案劾處死詔  
怒死爲百姓後京兆王愉反復英王封除使持節假征東  
將軍都督冀州諸軍事英未發而冀州已平時鄆州中從  
事督榮祖潛引梁軍以義陽應之二關之戍立據城降梁

鄆州刺史婁悅嬰城自守縣瓠人白甲生等殺豫州刺史  
司馬悅據城南叛梁將齊苟兒率衆守縣瓠悅子尚華陽  
公室并爲討賊詔英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假征南將  
軍出首汝南而以邢巒頻破早生詔英南赴義陽英以衆  
少累表請軍帝不許而英輒與邢巒分兵共攻縣瓠剋之  
乃引軍而南既次義陽將取三關英策之曰三關相須如  
左右手若剋一關而二關不待攻而定攻難不如易東關  
易攻宜須先取即黃石公所謂戰如風發攻如河決也英  
恐其并力於東乃使長史李華率五統向西關分其兵勢  
身督諸軍向東關果如英策凡禽其大將六人支將二十

人卒七千米四十万石軍資稱還朝除尚書僕射薨贈  
司徒公謚獻武王英子熙字真甫好學俊爽有文才聲著  
於世然輕躁浮動英深慮非保家之主常欲廢之立第子  
略略固請乃止累遷光祿勳時領軍于忠執政熙忠之壻  
也故歲中驟遷後授相州刺史熙以七月上其日大風寒  
阻凍死者二十餘人驢馬數十匹熙聞其祖父前事心惡  
之又有蛆生其庭初熙兄弟茲為清河王懌所眩及劉騰  
元又隔絕二宮矯詔殺懌熙乃起兵討之熙起兵甫十日  
為其長史柳元章別駕游并魏郡太守李孝怡執熙置之  
高樓并其子弟又遣尚書左丞盧同斬之於鄴街傳首京

師始熙妃于氏知熙必敗不從其謀自初哭泣不絕至於  
熙死熙既薨王加有文學風氣甚高始鎮鄴知友才學之  
士表翻李琰之李神雋王誦兄弟裴敬憲等咸餞於河梁  
賦詩告別及將死復與知故書恨志意不遂時人矜之又  
熙於任城王澄薨前夢有人告之曰任城當死死後二百  
日外君亦不免若其不信試看任城家熙夢中顧瞻任城  
第舍四面牆崩無遺堵焉熙惡之覺而以告所親及熙之  
死也果如所夢熙兄弟三人每從英征伐在軍貪暴或因  
迎降遂北至有斬殺無辜多增首級以為功狀又于忠誣  
郭祚裴植也忠意未決害之由熙勸殺遂至極法世以為

伏我始負

寬及熙之禍識者以為有報應焉靈太后反政贈太尉公  
諡曰文莊王熙弟略字儁興任給事黃門侍郎熙敗略潛  
行自託舊識河內司馬始賓始賓便為荻筏夜與略俱渡  
盟津詣上黨屯留縣栗法光家法光素敦信義忻而納之  
略舊識乃雙時為西河太守略復歸之停止經年雙乃令  
公于昌送略潛遁江左梁武甚禮敬之封中山王宣城太  
守俄而徐州刺史元法僧據城南叛梁乃以略為大都督  
令詣彭城接誘初附尋徵略與法僧同還略雖在江南自  
以家禍晨夜哭泣身若君喪又惡法僧為人與法僧言未  
嘗一笑梁復除略衡州刺史未行會其豫章主綜以城歸

侃

國家榮遇  
如此何報

國綜長史江革司馬祖暉將士五千人悉見命尚書明帝敷  
有司悉遣革等還南因以徵略梁乃備禮遣之明帝詔光  
祿大夫乃雙境首勞問除略侍中義陽王還達石人驛亭  
詔宗室親黨內外百官先相識者迎之近郊其司馬始賓  
除給事中領直候栗法光本縣令乃昌東平太守乃雙西  
兗州刺史略所經一食一宿處無不霑賞尋改封東平王  
後為尚書令靈太后甚寵任之其見委信殆與元徽相埒  
於時天下多事軍國万端略守常自保無他裨益唯具臣  
而已尔朱榮略之姑夫略素所輕忽略又黨於鄭儼徐紇  
榮兼銜之榮入洛也見害於河陰加贈太保司空公諡曰

信州李州

北史卷之六十一

卷之六十一

卷之六十一

文貞英弟怡位鄩善鎮將在鎮貪暴爲有司所糾逃免卒  
莊帝初以尒朱榮婦兄贈太尉扶風王子肅封魯郡王肅  
弟曄字華興小字盆子性輕躁有膂力莊帝初封長廣王  
尒朱榮死世隆等推曄爲主年号建明尋爲世隆廢節閔  
立封爲東海王孝武初被殺

城陽王長壽皇興二年封位沃野鎮都大將甚有威名薨  
謚康王子鸞鸞字宣明身長八尺臂帶十圍以武藝稱  
頗爲北都大將孝文初除使持節征南大將軍與安南將  
軍盧陽烏李佐攻赭陽不克歿退降爲定襄縣王後以留  
守功還復本封宣武時爲定州刺史鸞愛樂佛道繕起佛

寺勸率百姓大爲土木之業公私費擾頗爲人患宣武聞  
之詔奪祿一周薨謚懷王子徽字顯順祖涉文史頗有吏  
才宣武時襲封爲河內太守在郡清整有時譽明帝時爲  
并州刺史先是州界夏霜安業者少徽輒開倉振之文武  
咸共諫止徽曰昔汲長孺郡守耳尚輒開倉救人災弊況  
我皇家親近受委大藩豈可拘法而不救人困也先給後  
奏明帝嘉之加安北將軍汾州山胡舊多劫掠自徽爲郡  
羣胡自相戒勿得侵擾隣州汾肆之人多來詣徽投訴願  
得口判除秦州刺史還都吏人泣涕攀車不能自已徽車  
馬蕭蕭皆京來舊物見者莫不歎其清儉改授度支尚書

兼吏部尚書尋為正徽以選舉法期在得人限以停年有  
乖舊體但行之日久難以頓革以德同者盡年勞等者進  
德于時稱為中平除侍中餘官如故徽表乞守一官天下  
士子莫不歎息咸曰城陽離選貧者復何所希怨嗟之聲  
俄然上徹還令兼吏部尚書累遷尚書令時靈太后專制  
朝綱類徽既居寵任無所匡弼與鄭儼之徒更相阿黨  
外似柔謹內多猜忌睚眦之忿必思報復識者疾之又  
不能防閑其妻子氏遂與廣陽王深姦通及深愛任軍府每  
有表啓論徽罪過雖涉誣毀頗亦實焉莊帝踐阼拜司州  
牧尋除司徒仍領牧元顛之入洛徽從莊帝北巡及車駕

按史法此年  
院於世傳  
本傳尚德

還宮以與謀之功除侍中大司馬大尉公加羽葆鼓吹增  
邑通前二万户徽表辭官封前後屢上徽為莊帝親待內  
懼余朱榮等故有此辭莊帝識其意聽其辭封不許讓官  
徽後妻莊帝舅女侍中李氏帝之姊壻徽性佞媚善自取  
容挾內外之意宗室親寵莫與比焉遂與或等勸帝圖榮  
莊帝亦先有意榮死世隆等屯據不解除徽大保仍大司  
馬宗師錄尚書事摠統內外徽本意謂榮死後枝葉散亡  
及余朱宗族聚結謀難徽筭略無出憂怖而已性多嫉妬  
不欲人居其前每入參謀議獨與帝決朝臣有上軍國籌  
策者竝勸帝不納乃云小賊何慮不除又惜財用於時有

信州路亭刊  
七  
子明

所賞錫咸出薄少或多而中減與而復追莊帝雅自約狹  
尤亦微所贊成太府少卿李苗微司徒時司馬也微待之  
頗厚苗每致忠言微多不採納苗謂人曰城陽本自蜂目  
而豺聲復將露也及尔朱兆之入禁衛奔散莊帝步出雲  
龍門微乘馬奔度帝頻呼之微不顧而去遂走山南至故  
吏寇彌宅彌外雖容納内不自安乃怖微云官捕將至令  
其避他所使人於路邀害送屍於尔朱兆孝武初贈使持  
節侍中太師錄尚書事司州牧謚曰文獻子延襲爵齊受  
禪例降

章武王太洛皇興二年薨追贈征北大將軍章武郡王謚

曰敬無子孝文初以南安惠王第二子彬爲後彬字豹兒  
勇健有將用爲夏州刺史以貪恣前封後除汾州刺史胡  
六百餘人保險謀反彬請兵二万帝大怒曰必須大衆者  
則先斬刺史然後發兵彬奉詔大懼身先將士討胡平之  
卒贈散騎常侍子融字永興儀貌壯麗性通率有豪氣宣  
武初復先爵累遷河南尹融性尤貪欲恣情聚斂爲中尉  
糾彈削除官爵汾夏山胡叛逆連結止平平陽詔復融前  
封征東將軍持節都督以討之融寡於經略爲胡所敗後  
賊帥鮮于脩禮寇暴瀛定二州長孫承業等討之失利除  
融車騎將軍爲前驅左軍都督與廣陽王深等共討脩禮

卷之有分  
何如顧事而  
不主即

師度交津葛榮殺脩禮而自立轉營至白牛邏輕騎擊融於陣見殺贈司空公尋以融死王事進贈司徒公加前後部鼓吹謚莊武子景赧襲景赧弟朗即廢帝也

樂陵王胡兒和平四年薨追封樂陵王謚曰康無子獻文詔胡兒兄汝陰王天賜之第二子永全後之襲封後改名思譽孝文時爲鎮北大將軍穆泰陰謀不軌思譽知而不告削封爲庶人太和末復王封薨謚密王子景略襲位幽州刺史薨謚惠王

安定王休皇興二年封少聰敏爲外都大官斷獄有稱車駕南伐領大司馬孝文親行諸軍遇休以三盜人伯六軍將斬之有詔赦之休執曰不斬何以息盜詔曰王若之亦時有非常之澤雖違軍法可特原之休乃奏詔曰臣徒馮誕曰大司馬嚴而執法諸軍不可不慎於是六軍肅然定都洛邑休從駕幸鄴命休率從駕文武迎家于平城帝親餞休於漳水之北十八年休寢疾帝幸其第流涕問疾中使醫藥相望於路及薨至殯車駕三臨帝至其門改服錫衰素弁加經皇太子百官皆從行弔禮謚曰靖王詔贈假黃鉞加羽葆鼓吹悉準三老尉元之儀帝親送出郭慟哭而返諸王恩禮莫比宣武世配饗廟庭次子燮襲拜太中大夫除華州刺史燮表曰謹惟州居李潤堡雖是少



梁舊地晉芮錫壤然胡夷內附遂爲戎落竊以馮翊古城  
實惟西藩奧府面華渭包原澤井洩地平樵牧饒廣採材  
華陰陸運七十伐木龍門順流而下陪削舊雉功省力易  
下不十錢之費人無八旬之勤損輕益重乞垂昭鑒遂詔  
曰一勞永逸便可聽移薨於州贈朔州刺史子超字化生  
龍表時以胡國珍封安定公改封北平王後復本封尙朱榮  
入洛避難見害超弟琰字伏寶大統中封宋安王薨謚曰

懿子景山

景山字寶岳少有器局幹略過人周閔帝時以軍功累遷  
開府儀同三司從武帝平齊以功拜大將軍平原郡公亳  
州總管法令明肅賊盜屏迹部內大清徵爲侯正宣帝崩  
位從上柱國韋孝寬經略淮南鄭州總管宇文亮反以輕  
兵襲孝寬寬爲亮所薄景山擊破之以功拜亳州總管隋  
文帝爲丞相尉遲迥作亂榮州刺史宇文胄與迥通謀陰  
以書諷景山景山執使封書詣相府進位上大將軍以軍  
功遷安州總管進柱國隋文帝受禪拜上柱國明年大舉  
伐陳以景山爲行軍元帥出漢口將濟江會陳宣帝殂有  
詔班師景山大著威名甚爲敵人所憚後數載坐事免卒  
子家贈梁州總管謚曰襄子成壽嗣成壽便弓馬爲秦王  
庶直大業中爲西平郡通守燮弟願平清狂無行宣武初

爲給事中悖惡日甚殺人劫盜公私咸患帝以戚近不忍  
致之法免官禁之別館館名愁思堂異其克念帝崩乃得  
出靈太后臨朝以其不悛還於別館依前禁錮久之離禁  
還家付宗師嚴加誨獎後拜通直散騎常侍前將軍坐保  
其妻王氏於其男女前又強姦妻妹於妻母之側御史中  
尉侯剛案以不道虜絞刑會赦免黜爲負外常侍卒

論曰平陽諸子熙乃忠壯京兆之胤宗實有聲匡之塞直  
有足稱矣當獻文將禪可謂國之大節康王毅然廷諍德  
音孔昭一言興邦斯之謂歟文宣貞固俊遠鬱爲宗傑身  
用累朝寧濟夷險社稷是任其梁棟之望乎順蹇譎倣儻

有汲黯之風不用於時橫招非命惜矣高有行陣之氣雋  
乃裂冠之徒南安原始要終善不掩惡英將帥之用著聲  
於時熙略兄弟早播人譽或才踈志大或器狹任廣咸不  
能就其功名俱至非命惜也康王不永壽焉起家警徽飾智  
矯情外諂內忌永安之禍誰任其責宛其死也固其宜哉  
章武樂陵蓋不足數靖王聽斷威重見稱於太和美矣

列傳第六

北史卷六

方洽周益周之冕孫粹然校正

列傳第七

北史十九

文成五王

獻文六王

孝文六王

文成皇帝七男孝元皇后生獻又皇帝李夫人生安樂厲  
王長樂曹夫人生廣川莊王略沮渠夫人生齊郡順王簡  
乙夫人生河間孝王若悅夫人生安豐匡王猛玄夫人生  
韓哀王安平早薨無傳

安樂王長樂皇興四年封建昌王後改封安樂王長樂性  
凝重獻文器愛之承明元年拜太尉出為定州刺史頓辱

衣冠多不奉法百姓詣闕訟之孝文罰杖三十貪暴彌甚以罪徵詣京師後謀不軌事發賜死於家葬以王禮謚曰厲子詮字搜賢襲宣武初爲涼州刺史在州貪穢政以賄成後除定州刺史及京兆王愉之反詐言國變在北州鎮咸疑朝廷有變遣使觀詮動靜詮具以狀告州鎮帖然愉奔信都詮以李平高殖等四面攻燒愉突門而出尋除侍中兼以首告之功除尚書左僕射薨謚曰武康子鑒字長文襲後除相州刺史北討大都督討葛榮仍兼尚書左僕射北道行臺尚書令與都督裴衍共攻信都鑒旣庸才見天下多事遂謀反降附葛榮都督源子邕與裴衍合圍鑒斬首傳洛詔改姓元氏莊帝初許復本族又特復鑒王爵贈司空鑒弟斌之字子爽性險無行及與鑒反敗遂奔葛榮榮滅得還孝武帝時封潁川郡王委以腹心之任帝入關斌之奔梁大統二年還長安位尚書令薨贈太尉謚武襄

廣川王略延興二年封位中都大官性明敏鞠獄稱平太和四年薨謚曰莊子諧字仲和龍平九年薨詔曰古者大臣之喪有三臨之禮此蓋三公已上自漢已降多無此禮庶仰遵古典哀感從情雖以尊降伏私痛寧爽欲令親王有暮親者爲之三臨大功親者爲之再臨小功總麻爲之

一臨廣川王於朕大功必欲再臨者欲於大斂日親臨盡哀成服之後總衰而弔既殯之總麻理在無疑大斂之臨當否如何爲須撫柩於始喪爲應盡哀於闔柩黃門侍郎崔光宋弁通直常侍劉芳典命下大夫李元凱中書侍郎高聰等議曰三臨之事乃自古禮爰及漢魏行之者稀陛下方遵前軌臣等以爲若暮親三臨大功宜再始喪之初哀之至極旣以情降宜從始喪大斂之臨伏如聖旨詔曰魏晉已來親臨多闕至於戚臣必於東堂哭之頃大司馬安定王薨朕旣臨之後受慰東堂今日之事應更哭不光等議曰東堂之哭蓋以不臨之故今陛下躬親撫柩羣臣

必駕臣等議以爲不宜復哭詔曰若大司馬戚尊位重必哭於東堂而廣川旣是諸王之子又年位尚幼卿等議之庶無異焉諧將大斂帝素妻貌深衣哭之入室哀慟撫尸而出有司奏廣川王妃薨於代京未審以新尊從於卑舊爲宜卑舊來就新尊詔曰遷洛之人自茲歿後悉可歸骸芒屨皆不得就塋恒代其有夫先葬北婦今喪在南婦人從夫宜還代葬若欲移父就母亦得任之其有妻墳於恒代夫死於洛不得以尊就卑欲移母就父宜亦從之若異葬亦從之若不在葬限身在代喪葬之彼此皆得任之其尸屬恒燕身官京洛去留之宜亦從所擇其屬諸州者各

得任意詔贈諧武衛將軍謚曰剛及葬帝親臨送之子靈道龍葬卒謚悼王

齊郡王簡字叔亮太和五年封位中都大官簡母沮渠牧犍女也簡性貌特類外祖後爲內都大官孝文嘗與簡俱朝文明太后皇信堂簡居帝之右行人禮遷太保孝文仁孝以諸父零落存者唯簡每見立以待之俟坐致敬問起居停簡拜伏簡性好酒不能理公私之事妻常氏燕郡公喜女也文明太后以賜簡幹綜家事頗節簡酒乃至盜竊求乞婢侍卒不能禁薨時孝文不豫詔曰叔父薨背痛慕摧絕不自勝任但虛頓牀枕未堪奉赴當力疾發哀謚

曰靈王宣武時改謚曰順子祐字伯授母常氏孝文以爲不以禮不許其爲妃宣武以母從子貴詔特拜爲齊國太妃祐位涇州刺史薨謚曰敬

河間王若字叔儒未封而薨追封河間謚曰孝詔京兆康王子太安爲後太安於若爲從弟非相後之義廢之以齊郡王子琛繼琛字曇寶幼敏慧孝文愛之宣武時拜定州刺史琛妃宣武舅女高皇后妹琛憑恃內外在州貪恠及還朝靈太后詔曰琛在定州唯不將中山宮來自餘無所不致何可叙用由是廢于家琛以明帝始學獻金字孝經又無方自達乃與劉騰爲養息賂騰金寶巨万計騰爲言

乃得兼都官尚書出為秦州刺史在州聚斂百姓吁嗟東  
益南秦二州氏反詔琛為行臺仍充都督還攝州事既總  
軍省求慾無厭進討氏羌大被摧破內侍劉騰無所畏憚  
為中尉彈糾會赦除名尋復王爵後討鮮于脩禮敗免官  
爵後討汾晉胡蜀卒於軍追復王爵

安豐王猛字季烈太和五年封加侍中出為鎮都大將營  
州刺史猛寬仁雄毅甚有威略戎夷畏愛之薨于州贈太  
尉謚曰匡子延明襲宣武時授太中大夫延昌初歲大飢  
延明乃減家財以拯賓客數十人并贍其家至明帝初為  
豫州刺史甚有政績累遷給事黃門侍郎延明既博極羣

書兼有文藻鳩集圖籍及有餘卷性清儉不營產業與中  
山王熙及弟臨淮王彧等並以才學令望有名於世雖風  
流造次不及熙彧而稽古遺篤過之遷侍中詔與侍中崔  
光撰定服制後兼尚書右丞以延明博識多聞敕監金  
石事及元法僧反詔為東道行臺徐州大都督節度諸軍  
事與都督臨淮王彧尚書李惠等討法僧案遣其豫章王  
綜鎮徐州延明先牧徐方甚知以人譽招懷舊士遠近歸之  
綜既降延明因以軍乘之復東南之境至宿豫而還遷都  
督徐州刺史頻經師旅人物彫弊延明招携新故人悉安  
業百姓咸附莊帝時兼大司馬元顥入洛延明受顥委寄

顯敗奔梁死於江南莊帝末喪還孝武初贈太保王如故  
謚曰文宣所著詩賦讚頌銘誄三百餘篇又撰五經宗略  
詩禮別義注帝王世紀及列仙傳又以河間人信都芳工  
筭圖又集器準九篇芳別爲之注皆行於世矣孫長儒孝  
靜時龍衣祖爵

獻文皇帝七男思皇后生孝文皇帝封昭儀生咸陽王禧  
韓貴人生趙郡靈王幹高陽王穆王雍孟椒房生廣陵慧  
王羽潘貴人生彭城武宣王徽高椒房生北海王詳

咸陽王禧字思永太和九年封加侍中驃騎大將軍中都  
大官文明太后令皇子皇孫於靜所別置學選恩信博聞

之士爲之師傅匠以成之孝文以諸弟與三部職謂禧曰  
弟等皆幼年任重三部折獄特宜用心夫未能操刀而使  
割錦非傷錦之尤寔授刀之責文明太后亦致誠助出爲  
使持節開府冀州刺史孝文饑於南郊又以濟陽王徽枉  
法賜死之事遣告禧因以誠之後禧朝京師詔以廷尉卿  
李冲爲禧師時王國舍人應云八族及清脩之門禧取任  
城王隸戶爲之深爲帝責焉以諸王婚多根濫於是爲禧

媾故潁川太守隴西李輔女河南王幹媾故中散代郡穆  
明樂女廣陵王羽媾驃騎諮議參軍滎陽鄭平城女潁川  
王雍媾故中書博士范陽盧和寶女始平王勰媾廷尉鄉



隴西李冲女北海王詳娉妻郃郎中滎陽鄭懿女有司奏

異州人蘇僧瓘等三千人稱禧清明有慧政請世所異州

詔曰畫野由君理非下請入除司州牧詔以禧元弟之重

食邑三千戶自餘五王皆品食二千孝文引見朝臣詔斷

北語一從正音禧贊成其事於是詔年三十已上習性已

久客或不可卒革三十已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

請若有故為當降爵黜官共仍舊俗恐數世之後伊洛之

下復成被髮之人朕嘗與李冲論此冲言四方之語竟知

誰是帝者言之即為正矣何以改舊自從新冲之此言應合

死罪乃謂冲曰卿實負社稷冲免冠陳謝又責留京之官

曰昨望見婦女之服仍為夾領小袖何為而違前詔禧對

曰陛下聖過堯舜光化中原舛違之罪實合處刑孝文曰

若朕言非卿等當奮辭廷論如何入則順旨退有不從昔

舜語禹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卿等之謂乎尋以禧長兼太

尉公後帝幸禧第謂司空穆亮僕射李冲曰元弟禧戚連

皇極且長兼太尉以和鉅鼎朕恒恐君有空授之名臣貽

彼已之刺今幸其宅徒屈一賓良以為愧帝篤於兄弟以

禧次長禮遇優隆然亦知其性貪每加切諫而終不改操

後加侍中正太尉及帝崩禧受遺輔政雖為宰輔之首而

潛受賄賂姬妾數十意尚未已猶欲遠有簡嬖以恣其情

宣武頗惡之。景明二年春，召禧等入光極殿，詔曰：「諱比纏  
尪疾，實憑諸父，今便親攝百揆，且還府司，當別處分尋詔。  
進位太保，領太尉，帶旣覽政，禧意不安，遂與其妃兄兼給  
事黃門侍郎李伯尚謀反。帝時幸小平禧在城西小宅，初  
欲勸兵直入金墉，衆懷沮異，禧心因緩，自旦達晡，計不能  
決，遂約不洩而散。直寢符承祖、薛魏孫與禧將害帝，是日  
帝息於芒山，止浮圖陰下。少時睡卧，魏孫使欲赴廷承祖，  
私言於魏孫曰：「吾聞殺天子者身當癩。」魏孫且告，帝尋覺，  
悟俄有武興王楊集始出，便馳告而禧意不疑，乃與臣妾  
向洪池別墅，遣其齋帥劉小苟奉啓云：「檢行田牧，小苟至  
芒嶺，已逢軍人，怪小苟赤衣，將欲殺害。」小苟言欲告友，乃  
緩之。禧是夜宿於洪池，不知事露，其夜將士所在追禧，禧  
自洪池東南走，左右從禧者唯兼防閤尹龍武。禧寔追謂  
曰：「試作一謎當思解之，以釋毒悶。」龍武歛憶舊謎云：「眠則  
同眠，起則同起，貪如豺狼，賊不入已。」都不有心於規刺也。  
禧亦不以爲諷，已因解之曰：「此是眼也。」而龍武謂之是箸。  
渡洛水至栢塢，顧謂龍武曰：「汝可勉心作與太尉，公同死。」  
計龍武曰：「若與殿下同命，雖死猶生。」俄而禧被禽，送華林  
都亭，著千斤鎖，格龍武羽林掌衛之時，熱甚，禧渴悶垂死，  
敕斷水漿，侍中崔光令左右送酪漿，升餘禧一飲而盡。初

孝文觀台宿有逆謀氣言於禧曰玄象變汝終為逆謀會  
無所成但受惡而已至此果如言禧臨盡畏迫喪志乃與  
諸妹公主等訣言及一二愛妾公主哭且罵之言坐多取  
此婢輩貪逐財物致今日之事何復囑問此等禧愧而無  
言遂賜死私第絕其諸子屬籍禧之諸女微給資產奴婢  
自餘家財悉以資高肇趙脩一家其餘賜內外百官逮于  
流外多百匹下至十匹其積聚若此其宮人為之歌曰可  
憐咸陽王奈何作事誤金床玉几不能眠夜踣霜與露洛  
水湛湛彌岸長行人那得度其歌遂流至江表北人之在  
南者雖富貴聞弦管奏之莫不灑泣禧八子長子通字曇  
和竊入河內太守陸瑋家初與通情既聞禧敗乃殺之通  
弟翼字仲和後會赦詣闕上書求葬父不許乃與二弟昌  
曄奔梁正光中詔咸陽京兆二王諸子竝聽附屬籍後復  
禧王爵葬以王禮詔曄弟坦襲翼與昌申屠氏出曄李妃  
所出也翼容貌魁壯風制可觀梁武甚重之封為咸陽王  
翼讓其嫡弟曄梁武不許後為青翼一州刺史鎮郁州翼  
謀舉州入國為梁武所殺翼弟樹字秀和一家獨立美姿  
貌善吐納兼有將略位宗正卿後亦奔梁梁武尤器之封  
為魏郡王後改封鄴王數為將領窺覩邊服介朱榮之害  
百官也樹時為郢州刺史請討榮梁武資其士馬侵擾境

上孝武初御史中尉樊子鵠爲行臺率徐州刺史杜德舍人李昭等討之樹城守不下子鵠使金紫光祿大夫張安期說之樹請委城還南子鵠許之殺白馬爲盟樹恃誓不爲戰備與杜德別還南德不許送洛陽置在景明寺樹年十五奔南未及富貴每見高山雲向南未嘗不引領歔歔初發梁覩其愛妹玉兒以金指環與別樹常著之寄以還梁表必還之意朝廷知之俄而賜死未幾杜德忽得狂病云元樹打我不已至死此驚不絕舍人李昭尋奉使向秦州至潼關驛夜夢樹云我已訴天帝待卿至隴終不相放昭覺惡之及至隴口爲賀拔岳所殺子鵠尋爲達野拔所殺孝靜時其子貞自建業求隨聘使崔長謙赴鄴葬樹梁武許之詔贈樹太師司徒尚書令貞既葬還江南位太子舍人及侯景南奔梁武以貞爲咸陽王送景使爲魏主未幾景反暉字世茂梁封爲桑乾王卒於南坦一名穆字延和傲很凶麤因飲醉之際於洛橋左右頓辱行人爲道路所患從叔安豐王延明每切責之曰汝兇悖性與身而長昔宋有東海王禕志性凡劣時人號曰驢王我熟觀汝所作亦恐不免驢號當時聞者號爲驢王禧誅後坦兄翼樹等五人相繼南奔故坦得承襲改封敷城王永安初復本封咸陽郡王累遷侍中莊帝從容謂曰王才非荀蔡中歲

屢遷當留少長朕家故有超授初禧死後諸子貧之坦兄  
弟為彭城王勰所收養故有此言孝武初其兄樹見禽坦  
見樹既長且賢慮其代已密勸朝廷以法除之樹知之泣  
謂坦曰我往因家難不能死亡寄食江湖受其爵命今者  
之來非由義至求活而已豈望榮華汝何肆其猜忌忘在  
原之義嘗背雖偉善無可稱坦作色而去樹死竟不臨哭  
後歷司徒太尉太傅加侍中太師錄尚書事宗師司州牧  
雖祿厚位尊貪求滋甚賣獄鬻官不知紀極為御史劾奏  
兇官以王歸第尋起為特進出為冀州刺史專復聚斂每  
百姓納賦除常別先責絹五匹然後為受性好畋漁無日  
不出秋冬獵雉兔春夏捕魚解雁鳥常數百頭自言寧三  
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入為太傅齊天保初準例降爵封  
新豐縣公除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坐子世寶與通直散騎  
侍郎彭貴平因酒醉誹謗妄說圖讖有司奏當死詔竝宥  
之坦配北營州死配所

趙郡王幹字思直太和九年封河南王位大將軍孝文篤  
愛諸弟以幹摠戎別道誡之曰司空穆亮年器可師散騎  
常侍盧陽烏才堪詢訪汝其師之遷洛改封趙郡王除都  
督冀州刺史帝親餞於郊誡曰刑獄之理先哲所難然既  
有邦國得不自勵也詔以李憑為長史唐茂為司馬盧尚

之爲諮議參軍以匡弼之而憑等諫幹殊不納州表斬盜馬人於律過重而尚書以幹初臨縱而不効詔曰尚書曲阿朕意實傷皇度幹闇於政理律外重刑竝可推聞後轉特進司州牧車駕南討詔幹都督中外諸軍事給鼓吹一部甲士三百人出入殿門幹貪淫不遵政典御史中尉李彪將糾劾之會遇幹於尚書下舍屏左右誡之而幹悠然不以爲意彪表彈之詔幹與北海王詳俱隨太子詣行在所及至密使左右察其意色無有憂悔乃親數其過杖之一百免所居官以王還第薨謚曰靈王陪葬長陵子謚襲封幹妃穆氏表謚及謚母趙等悖禮愆常詔曰妾於女君猶婦人事姑舅妾子於君母禮加如子之恭何得黷我風猷可付宗正依禮正罪謚在母喪聽聲飲戲爲御史中尉李平所彈遇赦復封後爲岐州刺史謚性暴虐明帝初臺使元延到其州界以驛邏無兵攝帥檢覈隊主高保願列言所有之兵王皆私役謚聞大怒鞭保願等五人各二百數日聞謚召近州人夫閉四門內外嚴固搜掩城人楚掠備至又無事而斬六人合城兇懼衆遂大呼屯門謚怖登樓毀梯以自固士人散走城人分守四門靈太后遣游擊將軍王琤馳駟喻之城人既見琤至開門謝罪乃罷謚州除大司農卿遷幽州刺史謚妃胡氏靈太后從女也未發

坐歐其妃免官後除都官尚書車駕出拜圓丘謚與妃乘  
赤馬犯鹵簿為御史所彈靈太后特不問薨高陽王雍幹  
之母弟啓論謚贈假侍中司州牧謚貞景謚兄諱字興伯  
性平和位都官尚書介朱榮之入洛陽啓莊帝欲遷都晉  
陽帝以問諱爭之以為不可榮怒曰何關君而固執也且  
河陰之役君應之諱曰天下事天下論之何以河陰之酷  
而恐元諱宗室戚屬位居常伯生既無益死復何損正使  
今日碎首流腸亦無所懼榮大怒欲罪諱其從弟世隆固  
諫乃止見者莫不震悚諱顏色自若後數日帝與榮見宮  
闕壯麗列樹成行乃歎曰臣一昨愚志有遷京之意今見

皇居壯觀亦何用去河洛而就晉陽臣熟思元尚書言深  
不可奪是以遷都議因罷永安元年拜尚書左僕射封魏  
郡王諱本年長應龍襲王封為其父靈王愛其弟謚以為世  
子莊帝詔復諱封趙郡王歷位司空太保太尉錄尚書事  
孝靜初拜大司馬薨謚孝懿諱無他才識歷位雖重時人  
忽之謚弟譚頗強立少為宗室推敬卒於秦州刺史譚弟  
讞貪暴無禮位太中大夫封平鄉男河陰遇害廣陵王羽  
字叔翻太和九年封加侍中為外都大官羽少聰慧有斷  
獄之稱後罷三都以羽為大理典決京師獄訟遷特進尚  
書右僕射又為太子太保錄尚書事孝文將南討遣羽持

節安撫六鎮發其突騎夷夏寧悅還領廷尉卿及車駕發  
羽與太尉元丕留守帝友愛諸弟及將別不忍早分詔羽  
從至應門及令羽歸望其稱効故賜如意以表心十八年  
羽表辭廷尉不許羽奏外考令文每歲終州鎮列牧守績  
狀及至再考隨其品第以彰黜陟雖外有成令而內令未  
班內外考察理應同等臣輒推準外考以定京官績行詔  
曰論考之事理在不輕問績之方應關朕聽輒爾輕發殊  
為躁也今始維夏且待至秋後孝文臨朝堂考羣臣顧謂  
羽曰上下二等可為三品中等但為一品所以然者上下  
是黜陟之科故旌絲髮之美中等守本事可大通帝又謂  
羽曰汝功勤之績不聞於朝阿黨之音頗干朕聽今黜汝  
錄尚書廷尉但居特進太保又謂尚書令陸叡曰叔翻在  
省之初甚著善稱自近以來偏頗懈怠豈不由卿等隨其  
邪偽之心今奪卿尚書令祿一周謂左僕射元贇曰計叔  
翻之黜卿應大辟但以欲歸一人不復相罪今解卿少師  
之任削祿一周詔吏部尚書澄曰觀叔父神志驕傲可解  
少保又謂長兼尚書子果曰卿不能勲謹夙夜數辭以疾  
乞解卿長兼可光祿大夫守尚書削祿一周又謂守尚書  
尉羽曰卿恭勲在集書殊無憂存左史之事今降為長兼  
常侍亦削祿一周又謂守尚書盧陽烏曰卿在集書雖非



高功爲一省文學之士常不以左史在意今降卿長兼王  
師守常侍尚書如故奪常侍祿一周謂左丞公孫良右丞  
乞伏羲受曰卿等不能正心直言罪應大辟但以事鐘叔  
翻故不能別致貶一丞可以白衣守本官冠服祿恤盡皆  
削奪若三年有成還復本任如其無成則永歸南面謂散  
騎常侍元景曰卿等自任集書合省通情致使王言遺滯  
起居不脩今降爲中大夫守常侍奪祿一周又謂諫議大  
夫李彥卿實不稱職可去諫議退爲元士又謂中庶子游  
肇及中書舍人李平識學可觀可爲中第初孝文引陸叡  
元贊等前曰朕爲天子何假中原欲令卿等子孫博見多  
知若永居怕北遇不好文主卿等子弟不免面牆也陸叡  
對曰實如明詔金氏若不入仕漢朝七葉知名亦不可得  
也帝大悅帝幸羽第與諸弟言曰朕親受人訟知廣陵之  
明了咸陽王禧曰臣年爲廣陵兄明爲廣陵弟帝曰我爲  
汝兄汝爲羽昆汝復何恨車駕南伐除開府青州刺史詔  
羽曰海服之寄故唯宗良唯酒唯田可不誠歟宣武即位  
遷司州牧及帝覽政引入內面授司徒請爲司空乃許之  
羽先淫貞外郎馮俊興妻夜私遊爲俊興所覷積日祕匿  
薨於府宣武親臨哀贈司徒謚曰慧子恭顯是爲節閔帝  
恭兄欣字慶樂性剛率好鷹犬孝莊初封沛郡王後封淮

陽王孝武時加太師開府復封廣陵王太傅司州牧尋除  
大司馬孝武入關中欣投託人使達長安為太傅錄尚書  
事欣於中興宗室禮遇最隆自廣平諸王悉居其下又為  
大宗師進大冢宰中軍大都督大統中為柱國大將軍太  
傅文帝謂欣曰王三為太傅再為太師自古人臣未聞此  
例欣遜謝而已後拜司徒恭帝初遷大丞相薨諡曰睿欣  
好營產業多所樹執京師名果皆出其園所汲引及僚佐  
咸非長者為世所鄙

高陽王雍字思穆少儻不恒孝文曰吾亦未能測此兒  
之深淺然觀其任真率素以年器晚成太和九年封潁川

王或說雍待士以營聲譽雍曰吾天子之子位為諸王  
聲名何為改封高陽後為相州刺史帝誠曰為牧之道亦  
易亦難其身正不令而行故便是易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故曰是難宣武初遷冀州刺史雍在二州微有聲稱入拜  
司州牧帝時辛雍第皆蓋家人禮遷司空轉太尉加侍中  
尋除太保領太尉侍中加故明帝初詔雍入居不極西栢  
堂詔決大政給親信二十人又詔雍為宗師進太傅侍中  
領太尉公別敕將作營國子學寺給雍居之領軍于忠擅  
權專恣僕射郭祚勸雍出之忠矯詔殺祚及尚書裴植廢  
雍以王歸第朝有大事使黃門就諮訪之忠尋復矯詔將

殺雍以問侍中崔光拒之乃止未幾靈太后臨朝出忠爲  
冀州刺史雍表暴忠罪陳已不能匡正請返私門靈太后  
感忠保護之勲不問其罪除雍侍中太師領司州牧雍表  
請王公已下賤妾悉不聽用織成錦繡金玉珠璣違者以  
違旨論奴婢悉不得衣綾錦纈止於縵繒而已奴則布服  
竝不得以金銀爲釵帶犯者鞭一百太后從之而不能久  
也詔雍乘步挽出入掖門又以本官錄尚書事朝晡侍講  
明帝覽政詔雍乘車出入大司馬門進位丞相又詔依齊  
郡順王簡太和故事朝訖引坐特優拜伏之禮趨攝內外  
與元又同決庶政歲祿粟至四万石伎侍盈房榮貴之盛

莫及元妃盧氏薨後更紀博陵崔顯妹欲以爲妃宣  
初以崔顯世號東崔地寒望劣難之乃聽許廷昌已

後疎棄崔氏別房幽禁僅給衣食而已未幾崔暴薨多云  
雍歐殺也靈太后許賜其女伎未及逸之雍遣其閹豎丁  
鵝自至宮內料簡四人冒以還第太后責其專擅追停之  
孝莊初於河陰遇害贈假黃鉞相國謚文穆雍識懷短恣  
又無學業雖位居朝首不爲時情所推自熙平以後朝政  
褫落及清河王懌之死元又專政天下大責歸焉嫡子泰  
字昌顯有時譽位太常卿與雍同時遇害贈大尉公高陽  
王謚曰文子斌寵衰斌字善集歷侍中尚書左僕射斌美

儀貌性寬和居官重慎頗為齊文襄愛賞齊天保初准  
例降爵為高陽縣公拜右光祿大夫二年從文宣討契丹  
還至白狼河以罪賜死

彭城王勰字孝和少而岐嶷姿性不羣太和九年封始平  
王加侍中勰生而母潘氏卒其年獻文崩及有所知啓求  
追服文明太后不許乃毀容憔悴心喪三年不參吉慶孝  
文大奇之敏而耽學雅好屬文長直禁內參決軍國大政  
乃機之事無不預焉及車駕南伐頌宗子軍宿衛左右轉  
中書令侍中如故改封彭城王帝升金墉城顧見堂後桐  
竹曰鳳皇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今梧桐並茂詎能降

鳳乎勰曰鳳皇應德而來豈梧桐竹能降帝笑曰朕亦未  
望降之後宴侍臣於清徽堂日晏移於流化池芳林下帝  
仰觀桐葉之茂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愷悌君子莫不令  
儀今林下諸賢足敷歌詠遂令黃門侍郎崔光讀暮春羣  
臣應制詩至勰詩帝乃為改一字曰昔祁奚舉子天下謂  
之至公今見勰詩始知中令之譽非私也勰曰臣露此拙  
方見聖朝之私賴蒙神筆賜刊得有令譽帝曰雖瑠玕一  
字猶是玉之本體勰曰詩三百一言可蔽今陛下賜刊一  
字足以價等連城勰表解侍中詔曰蟬貂之美待汝而光  
人之之秋何容方退後從幸代都次于上黨之銅鞮山路

傍有大松樹十數根時帝進繳遂住而賦詩令示勰曰吾  
作詩雖不七步亦不言遠汝可作之比至吾間令就也時  
勰去帝十步遂且行且作未至帝所而就詩曰問松林松  
林經幾冬山川何如昔風雲與古同帝大笑曰汝此亦調  
責吾耳詔贈勰所生母潘氏為彭城國太妃又除中書監  
侍中如故帝南討漢陽假勰中軍大將軍加鼓吹一部勰  
以寵授頻煩乃面陳曰臣聞兼親疏而兩莖異同而建此  
既成文於昔臣願誦之於後陳思求而不允愚臣不請而  
得豈但今古云殊遇否大異帝大笑執勰手曰二曹才各  
相忌吾與汝以道德相親緣此而言無慙前列帝親講喪

聖通二書

服於清徽之後各謂羣臣曰彥和季豫等年在清徽之後  
纓紱失過廷之訓竝未習禮每欲令我一解喪服自審義  
解浮疎抑而不許頃因酒醉坐脫爾言從故蜀朝彥遂親  
傳說御史中尉李彪對曰自古及今未有天子講禮臣得  
親承音旨千載一時從征沔北除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  
事正中軍大將軍開府勰於是親勒大衆須臾有一大鳥  
從南來一向行宮一向幕府各為人所獲勰言於帝曰始  
有一鳥為去旗顛仆臣謂大吉帝戲之曰鳥之畏威豈獨中  
軍之略也吾亦分其一耳此乃大善兵法咸說至明便大  
破雀燕景蕭衍其夜大雨帝曰昔聞國軍獲勝每逢雲雨

州志

卷之十一

七

今破新野南陽及摧此賊果降時潤誠哉斯言勰對曰水  
德之應遠稱天心帝令勰為露布辭曰臣聞露布者布於  
四海露之耳目以臣小才豈足大用帝曰汝亦為才達但  
可為之及就尤類帝文有人見者咸謂御筆帝曰汝所為  
者人謂吾製非兄則弟誰能辨之勰對曰子夏被嗤於先  
聖臣又荷責於來今及至豫州帝為家人書於勰曰每欲  
立一宗師肅我元族汝親則宸極官乃中監風標才器實  
足軌範宗制之重捨汝誰寄有不遵教典隨事以聞帝不  
豫勰內侍醫藥外撫軍國之務遐邇肅然人無異議徐謩  
當世上醫先是假歸洛陽及召至勰引之別所泣涕執手

明於醫理

祈請懇至左右見者莫不嗚咽及引入寢便欲進藥勰以  
帝神力虛弱唯令以食味消息勰乃密為壇於汝水濱依  
周公故事告天地及獻文為帝請命乞以身代帝瘳損自  
懸瓠幸鄴勰常侍坐輿晝夜不離其側飲食必先嘗之  
而後手自進御車駕還京會百寮於宣極堂行飲至策勲  
之禮以勰功為羣將之最尋以勰為司徒太子太傅侍中  
如故俄而齊將陳顯達內寇帝復親討之詔勰持節都督  
中外諸軍事摠攝六師時帝不豫勰辭侍疾無暇更請一  
至勰當軍要帝曰吾慮不濟安六軍保社稷者捨汝而誰  
帝至馬圈疾甚謂勰曰今吾當成不濟霍子孟以異姓受

付况親賢不可不勉也。颺泣曰：士於布衣猶為知己，盡命况臣託靈先皇，誠應竭股肱之力，但臣出入喉膺，每跨時要此乃周且遁逃，成王疑惑，臣非所以辭勤請免，正欲仰成陛下日鏡之明，下令愚臣獲避退之福，帝久之曰：吾尋思汝言理實難奪，乃手詔宣武曰：汝第六父，颺清規懋賞，與白雲俱劫，系感榮檢，紱以松竹為心，吾少與綢繆提，講道趣母請，朝纓恬真，立聲吾以長兄之重，未忍離遠，何容仍屈素業，言嬰世網，吾百年之後，其聽颺辭，蟬捨冕，遂其沖逆之性也。帝崩于行宮，追祕喪事，獨與右僕射任城王澄及左右數人為計，奉遷於安車中，颺等出入如平常，視疾進膳，可決外奏，累日達宛城，乃夜進安車於郡，聽事得加敏，擢還載卧輿，六軍內外莫有知者，遣中書舍人張儒奉詔徵宣武，會駕梓宮至魯陽，乃發喪行服，宣武即位，颺跪授遺敕數紙，咸陽王禧疑颺為變，停於魯陽郡外，久之乃入，謂颺曰：汝非但辛勤，亦危險至極，颺恨之，對曰：兄識高，年長故知有夷險，彥和握蛇騎武，不覺艱難，禧曰：汝恨吾後至耳，自孝文不豫，颺常居中親侍醫藥，夙夜不離左右，至於衣不解帶，亂首垢面，帝患久多忿，因之遷怒，颺每被誚，言言至厲，切威責，近侍動將誅斬，颺承顏悉心，多所匡濟，及帝昇遐，齊將陳顯達奔遁，始爾慮凶，問泄漏致有逼

濟及帝昇遐，齊將陳顯達奔遁，始爾慮凶，問泄漏致有逼

危疑之際  
人所難言

迫颺內雖悲慟外示含容出入俯仰神貌無異及至魯陽  
東宮官屬多疑颺有異志竊懷防懼而颺推誠盡禮卒無  
纖介之過颺上謚議協時肇享曰孝五宗安之曰孝道德  
博聞曰文經緯天地曰文上尊號為孝文皇帝廟號高祖  
陵曰長陵帝從之既葬帝固以颺為宰輔颺頓口陳遺旨  
請遂素懷帝對颺悲慟每不許之頻表懇切帝難違遺教  
遂其雅情猶逼以外任乃以颺為都督定州刺史颺仍陳  
讓帝不許乃述職帝與颺書極家人敬請颺入京景明初  
齊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內屬詔颺都督南征諸軍事  
與尚書令王肅迎接壽春復授司徒又詔以本官領揚州  
刺史進位大司馬領司徒齊將陳伯之屯於肥口胡松又  
據梁城颺部分將士頻戰破之淮南平徵颺還朝初颺之  
定壽春獲齊汝陰太守王果豫州中從事庾覆等數人颺  
傾衿禮之常參坐帝果承間求還江外颺矜而許之果又  
謝曰果等今還仰負慈澤請聽仁駕振旅反跡江外至此  
乃還其為遠人所懷如此颺至京師頻表辭大司馬領司  
徒及所增邑乞還中山有詔不許乃除錄尚書侍中司徒  
如故固辭不免時咸陽王禧以驕矜頗有不法北海王詳  
陰言於帝又言颺大得人情不宜久在宰輔勸帝遵遺教  
禧等又出領軍于烈為怕州烈深以為忿烈子忠常在左



右密令忠言於帝宜早自覽政時將初祭王公並齋於廟  
東坊帝遣于烈將壯士六十人召禧勰詳等引見帝謂勰  
曰頃來南北務殷不容仰遂沖操諱是何人而敢以違先  
教今遂叔父高蹈之意詔乃為勰造宅務從簡素以遂其  
心勰因是作蠅賊以喻懷又以勰為太師勰遂固辭詔侍  
中敦喻帝又為書於勰崇家人之敬勰不得已而應命帝  
前後頻幸勰第及京兆廣平王暴虐不法制宿衛隊主率  
羽林武賁幽守諸王於其第勰上表切諫帝不納時議定  
律令勰與高陽王雍八坐朝士有才學者五日一集參論  
軌制應否之宜凡所裁決時彥歸仰又加侍中勰敦尚文  
史撰自古帝王賢達至於魏世子孫族從為三十卷名曰  
要略性仁孝言於朝廷以其舅潘僧固為長樂太守京兆  
王愉構逆僧固見逼尚書令高肇性既兇愎又肇兄女入  
為夫人順皇后崩帝欲以為后勰固執以為不可肇於是  
屢譖勰因僧固之同愉逆肇誣勰與愉通南招蠻賊勰國  
郎中令魏偃前防閣高祖珍希肇提攜構成事肇初令  
侍中元暉以奏暉不從又令左衛元珍言之帝訪暉明勰  
無此帝更以問肇肇以魏偃祖珍為證乃信之永平元年  
九月召勰及高陽王雍廣陽王嘉清河王懌廣平王懷及  
高肇等入時勰妃方產固辭不得已意甚憂懼與妃訣而

其人也有  
斯死也命  
惟此急流  
曾遠可也  
夫

登車入東掖門度一小橋牛傷人挽而入宴於禁中夜皆  
醉各就別所消息俄而元珍將武士賈毒酒至勰曰一見  
至尊死無恨也珍曰至尊何可復見武士以刀環築勰二  
下勰大言稱冤武士又以刀築勰乃飲毒酒武士就殺之  
向晨以褥裹屍輿從屏門出載屍歸第二因飲而夢勰妃  
李氏司空冲之女也號哭曰高肇枉理殺人天道有靈汝  
還當惡死及肇以罪見殺還於此屋論者知有報應焉帝  
為舉哀於東堂勰既有大功於國無罪見害行路士女皆  
流涕曰高肇小人枉殺如此賢王在朝貴戚莫不喪氣景  
明報德寺僧鳴鐘欲飯忽聞勰薨二寺一千餘人皆嗟痛

為之不食但飲水而齋追贈假黃鉞使持節都督中外諸  
軍事司徒公太師給鑾輅九旒武賁班劍百人前後部羽  
葆鼓吹輜輳車有司奏太常卿劉芳議勰謚保大定功曰  
武善問周達曰宣宜謚武宣王詔可及莊帝即位追號文  
穆皇帝妃李氏為文穆皇后遷神主於太廟稱肅祖閔節  
帝時去其神主嫡子劭字子訥襲封劭善武藝少有氣節  
明帝初梁將寇邊劭表上粟九千斛資絹六百匹國吏二  
百人以充軍用靈太后嘉其至意不許累遷青州刺史孝  
昌末靈太后失德四方紛擾劭遂有異志為安豐王延明  
所啓徵入為御史中尉莊帝即位尊為無上王尋遇害河

陰追謚曰孝宣皇帝妻李氏為文恭皇后子韶字世胃好  
學美姿儀初亦朱榮將入洛父劭恐以韶寄所親滎陽太  
守鄭仲明仲明尋為城人所殺韶因亂與乳母相失遂與  
仲明兄子僧副避難路中為賊逼僧副恐不免因令韶下  
馬僧副謂客曰窮鳥投人尚或矜憐況諸王如何棄乎僧  
副舉刃逼之客乃退韶逢一老母姓程哀之隱於私家居  
十餘日莊帝訪而獲焉襲封彭城王齊神武後以孝武帝  
后配之魏室奇寶多隨后入韶家有二玉鉢相盛轉而不  
可出馬腦榼容三升王縫之皆稱西域鬼作也歷位太尉  
侍中錄尚書事司州牧特進太傅齊天保元年降爵為縣

一言夷族  
啓之笑

行溫裕以高氏壻頗膺時寵能自謙退臨人有譴  
政好儒學禮致才彥愛林泉脩第宅華而不侈文宣常刺  
韶鬢鬢加以粉黛衣婦人服以自隨曰以彭城為嬪御譏  
元氏微弱比之婦女十年太史奏云今年當除舊布新文  
宣謂韶曰漢光武何故中興韶曰為誅諸劉不盡於是乃  
誅諸元以厭之遂以五月誅元世哲景武等二十五家餘  
十九家竝禁止之韶幽於京畿地窄絕食嚼衣袖而死及  
七月大誅元氏自昭成已下竝無遺焉或父祖為王或身  
常貴顯或兄弟強壯皆斬東市其嬰兒投於空中承之以  
稍前後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悉投屍漳水剖魚者多得爪

甲都下爲之久不食魚世哲從弟黃頭使與諸囚自金鳳臺各乘紙鴿以飛黃頭獨能至紫陌乃墜仍付御史獄畢義雲餓殺之

北海王詳字季豫美姿容善舉止大和九年封加侍中孝文自洛北巡詳常與侍中彭城王勰並在輿輦陪侍左右至文成射銘所帝停駕詔諸弟及侍臣皆試射遠近諸人皆去一二十步唯詳箭爲制車駕南伐詳行中空輔政宣武覽政爲中反詳表求解任制不許

故詳之拜命其夜暴風震雷拔其庭中桐樹大十圍植立本處初宣武之覽政詳聞彭城王勰有震王之慮而欲奪其司徒大懼物議故爲大將軍至是乃居之天威如此識者知其不終既以季父崇寵位望兼極貪冒無慮公松營敗又於東掖門外規占第宅云有喪柩在室請延至葬而不見許輿櫬巷次行路哀嗟詳母高太妃頗助威虐然響嗷然妃宋王劉昶女不見荅禮寵妾范氏愛等伉儷及死葬訖猶毀隧視之又丞於安定王燮妃高氏即如皓妻姊詳既素附於皓又緣淫好往來稠密詳雖貪侈宣武禮敬尚隆常別住華林園西隅與都亭宮館相接帝每潛幸其

所肆飲終日與高大妃相見呼為阿母伏而一酒禮若家人臨出高每拜送舉觴祝言願官家千万年壽歲一入妾母子舍也初宣武之親政詳與咸陽王禧彭城王勰竝被召入共乘犢車防衛嚴固高時惶迫以為必死亦乘車傍路哭送至金墉及詳得免高云自今以後不願富貴但令母子相保共汝掃市作活也至此貴寵崇盛不復言有禍敗之理後為高肇所譖云詳與皓等謀逆時詳在南第帝召中尉崔亮入禁糾詳貪淫及茹皓劉胄常季賢陳掃詳等專恣之狀夜即收禁南臺文武賈百人圍守詳第夜中慮其驚懼奔越遣左右郎翼騎金滿門馳出喻之示以中

尉彈狀詳母高見翼頓首號泣不能自勝詳言審如中尉所糾何憂也人奉我珍異貨物我實受之果為取受吾何憂乎至明世宗等皆賜死引高陽王雍等五王入議詳罪單車防守還華林館母妻相與哭入所居小奴弱婢數人隨從防援甚嚴提就太府寺免為庶人別營坊館於洛陽縣東北隅如法林示衛限以終身名曰思善堂將徙詳居之會其家奴陰結諸輩欲劫出密抄名字潛託侍婢通於詳詳始得執省而門防主司遙見突入就詳手中覽得呈奏帝密令害之詳自至太府令其母妻還居南宅五日一來此夜母妻不來死於奴婢手中詔喪還南宅諸王皇宗悉令

奔赴贈物一依唐陵故事詳之初禁乃以淫高事告母母大怒詈之曰汝自有妻妾侍婢少盛如花何共高麗婢姦令致此罪我得高麗婢當噉其肉乃杖詳背及兩脚百餘下自行杖力疲乃止奴代高氏素嚴詳每有微罪常加責罰以絮裏杖至是去絮皆至剝膿又杖其妃劉數十云新婦大家女門戶匹敵何所畏而不檢校夫婿劉笑而受罰卒無所言詳貪淫之矢雖聞遠近而死之日罪無定名遠近歎怪之永平元年十月詔追復王爵謚曰平王子顥襲顥字子明少慷慨有壯氣為徐州刺史尋為御史彈劾除名後賊帥宿超明遠叱千騏驎等寇亂幽華等州乃復顥王爵兼左僕射西道行臺以討明遠頻破賊解幽華之圍後蕭寶夤等大敗於平涼顥亦奔還京師武泰傅為相州刺史以禦葛榮屬小朱榮入洛推莊帝授顥太傅顥以葛榮南侵小朱縱害遂盤桓顧望圖自安之策事不諧遂與子冠受奔梁梁武以為魏主假之兵將令其北入永安二年四月於梁國城南登壇燔燎年號孝基九年莊帝詔濟陰王暉業於考城拒之為顥所禽莊帝北走顥遂入洛改稱建武元年顥以數千之衆轉戰屢寇城有都邑號令自已天下人情想望風政自謂天之所授頗懷驕怠宿昔賓客近習之徒咸見寵待干擾政事又曰忘縱酒不恤軍國

所統南兵陵竊市里朝野失望時又酷似公私不安莊帝與尔朱榮還師討顥顥自於河梁拒戰冠受戰敗被禽顥自輟轅出至臨潁為臨潁縣卒所斬顥入洛其日暴風欲入閭闔門馬大驚不進令人執轡入有恒農楊曇華告人曰顥必無成假服袞冕不過六七日又諫議大夫元昭業曰昔更始自洛陽而西初發馬驚奔觸北宮鐵柱三馬皆死而更始卒不成帝位以古譬今其兆一也至七月果敗孝武初贈太師大司馬顥弟瑀莊帝初封東海王位中書監及顥入洛成敗未分便以音氣自得為時人笑顥敗潛竄為人執送斬於都市孝武初贈太尉

孝文七男林廢后生廢太子恂文昭皇后生宣武皇帝廣平文穆王懷表貴人生京兆王愉羅夫人生清河文獻王曄汝南王悅鄭克華生皇子挑未封早夭

廢太子恂之恂字元道生而母死文明太后撫視之常置左右年四歲太后親為立名恂字元道於是大赦太和十七年七月癸丑立恂為皇太子及冠恂於廟孝文臨光極東堂引恂入見誠以冠義曰字汝元道所寄不輕汝當尋名求義以順吾旨二十年改字宣道遷洛詔恂詣代都其進止儀體帝皆為定及恂入辭帝曰今汝不應向代但太師薨於恒壤朕既居皇極之重不容輕赴舅氏之喪欲使

汝展哀舅氏拜汝母墓一寫為子之情山陵北海汝至彼  
太師事畢後日宜一拜山陵拜訖汝族祖南安可一就問  
訊在途當溫讀經籍今日親見吾也後帝每歲征幸恂常  
留守主執廟祀恂不好書學體貌肥大深忌河洛暑熱意  
庶追樂北方中庶子高道悅數苦言致諫恂甚銜之孝文  
幸崧岳恂留守金墉謀欲召牧馬輕騎奔代手刃道悅於  
禁中領軍元徽勒門防遏夜得寧靜帝聞之駭惋外寢其  
事仍至汴口而還引恂數罪與咸陽王禧等親杖恂又令  
禧等更代百餘下扶曳出外不起者月餘拘於城西別館  
引見羣臣於清徽堂議廢之司空太子太傅穆亮尚書僕  
射少保李冲竝免冠稽首而謝帝曰古人有言大義滅親  
此小兒今日不滅乃是國家之大禍脫待我無後恐有求  
慕之亂乃廢為庶人置之河陽服食所供粗免飢寒而已  
帝幸代遂如長安中尉李彪承間密表告恂復與左右謀  
逆帝在長安使中書侍郎邢巒與咸陽王禧奉詔贖椒酒  
詣河陽賜恂死時年十五餘斂以麤棺常服瘞於河陽城  
二十二年冬御史臺令史龍文觀坐法當死告廷尉稱恂  
前後被攝左右之日有手書自理不知狀而中尉李彪侍  
御史賈尚寢不為聞賈坐繫廷尉時彪免歸帝在鄴尚書  
表收彪赴洛會赦遂不窮其本末賈尚出繫累病數日死



二語恂之

傳本

初帝將為恂娶司徒馮誕長女以女幼待年長先為甥彭城劉長文滎陽鄭懿女為左右孺子時恂年十三四帝嘗謂郭祚崔光宋弁曰人生須自放不可終朝讀書我欲使恂旦出省經傳食後還內晡時復出日夕而罷卿等以為何如光曰孔子稱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太子尚以幼年涉學之日不宜於正書之時捨書御內又非所以安柔弱之體固永年之命帝以光言為然乃不令恂書入內無子

京兆王愉字宣德太和二十一年封拜都督徐州刺史以彭城王中宣府長史盧陽烏兼長中州事巨細委之陽烏宣武初為護軍將軍帝留愛諸弟怡等常出入宮掖晨昏

寢處若家人焉遷中書監為納順皇后妹為妃而不見禮答愉在徐州納妾李氏本姓楊東郡人夜聞其歌悅之遂被寵嬖罷州還京欲進貴之託右中郎將趙郡李恃顯為之養父就之禮迎產子寶月順皇后召李入宮毀擊之強令為尼於內以子付妃養之歲餘后父于勁以后父無所誕乃表勸廣嬪御因令后歸李於愉舊愛更甚愉好文章頗著詩賦時引才人宋世景李神雋祖瑩邢晏王遵業張始均等共申宴喜招四方儒學賓客嚴懷真等數十人館而禮之所得穀帛率多散施又崇信佛道用度常至不接與弟廣平王懷頗相夸尚競慕奢麗貪縱不法於是孝武

賢文

攝愉禁中推案杖愉五十出為冀州刺史始愉自以職求侍要勢劣二弟潛懷愧恨頗見言色又以幸妾屢被頓辱內外離抑及在州謀逆愉遂殺長史羊靈引及司馬李遵稱得清河王密疏云高肇暮為殺害主上遂為壇於信都之南柴燎告天即皇帝位赦天下號建平元年立李氏為皇后孝武詔尚書李平討愉愉出拒王師頻敗遂嬰城自守愉知事窮攜李及四子數十騎出門諸軍追之見執以送詔徵赴京師申以家人之訓愉每止宿亭傳必攜李手盡其私情雖鎖繫之中飲賞自若略無愧懼之色至野王偷語人曰雖主上慈深不忍殺我吾亦何以面見至尊於是歔歔流涕絕氣而死年二十一或云高肇令人殺之斂以小棺瘞諸子至洛皆赦之後靈太后令愉之四子皆附屬籍追封愉臨洮王寶月乃改葬父母追服三年

清河王懌字宣仁幼而敏慧美姿貌孝文愛之彭城王勰甚器異之竝曰此兒風神外偉黃中內潤若天假之年二南矣博涉經史兼綜羣言有文才善談理寬仁容裕喜怒不形於色太和 年封孝武初拜侍中轉尚書僕射懌才長從政明於斷決剖判衆務甚有聲名司空高肇以帝舅寵任既擅威權謀去良宗屢譖懌及愉等愉不勝其忿怒遂舉逆冀州因愉之逆又構殺勰懌恐不免肇又錄囚

徒以私惠憚因侍宴酒酣乃謂肇曰天子兄弟詎有幾人  
 而炎炎不息昔王莽頭禿亦籍渭陽之資遂篡漢室今君  
 曲形見矣恐復終成亂階又言於孝武曰臣聞唯器與名  
 不可以假人是故季氏旅泰山宣尼以為深譏仲叔軒懸  
 丘明以為至誠諒以天尊地卑君臣道別宜杜漸防萌無  
 相僭越至於減膳錄囚人君之事今乃司徒行之詎是人  
 臣之義且陛下修政教解獄訟則時雨可降玉燭知和何  
 使明君失之於上姦臣竊之於下長亂之基於此在矣孝  
 武而不應孝明熙平初遷太尉侍中如故憚詔裁門下之  
 事又典經義注時有沙門惠憐者自云呪水飲人能差諸

病病人就之者日有千數靈太后詔給衣食事力重使於  
 城西之南治療百姓病憚表諫曰臣聞律深惑眾之科禮  
 絕祿淫之禁皆所以大明居正防遏姦邪昔在漢末有張  
 角者亦以此術熒惑當時論其所行與今不異遂能詿誘  
 生人致黃巾之禍天下塗炭數十年間角之由也昔新垣姦  
 不登於明堂五利僥終嬰於顯戮靈太后以憚孝明懿叔  
 德先具瞻委以朝政事擬周霍憚竭力匡輔以天下為己任  
 領軍元又太后之妹夫也恃寵驕盈憚裁之以法每以黜  
 之為憂所疾又黨人通直郎宗準愛希又旨告憚謀反禁  
 憚門下訊問左右及朝貴貴人分明得雪乃釋焉憚以忠

而獲謗乃鳩集昔忠烈之士為顯忠錄二十卷以見意焉  
正光元年七月又與劉騰逼孝明於顯陽殿閉靈太后於  
後宮囚懌於門下省懌罪伏遂害之時年二十四朝野貴  
賤知與不知含悲喪氣驚振遠近夷人在京及歸聞懌之  
喪為之劈面者數百人

唐平王懷闕自有魏諸王召入華林別館禁其出入令四  
門博士董徵授以經傳孝武崩乃得歸

汝南王悅好讀佛經覽書史為性不倫倣儻難測悅妃閻  
氏即東海公之女也生一子不見禮谷有崔延夏者以左  
道與悅遊合服仙藥松木之屬時輕與出採之宿於城外

人之所逐斷酒肉粟稻唯食麥飯又絕房中而更好男  
色輕忿妃妾至加捶撻同之婢使悅之出也妃住於別第  
靈太后敕檢問之引入窮悅事故妃病杖牀蓐瘡尚未愈  
太后因悅杖妃乃下令禁斷令諸親王及三番其有正妃  
病患百日已上皆遣奏聞若有猶行捶撻就削封位及清  
河王懌為元又所害悅了無讎恨之意乃以桑落酒候伺  
之盡其私佞又大喜以悅為侍中太尉臨拜日就懌子亶求  
懌服翫之物不時稱旨乃召亶杖之百下亶居廬未葬形  
氣羸弱暴加威撻殆至不濟仍呼阿兒親自循撫之悅  
乃為大剉確置於州門盜者便欲斬其手時人懼其無常

能行異事姦偷畏之而暫息及尔朱榮舉兵向洛悅遂奔  
梁梁武厚相資待莊帝崩遂立為魏主號年更興節閔初  
遣兵送悅置於境上以觀侵逼及齊神武既誅尔朱以悅  
孝文子宜承大業乃令人示意悅既至清狂如故動為罪  
失乃止孝武初除大司馬開府孝武以廣陵頗有德望以  
悅屬粵地近內懷畏忌故前後害之贈假黃鉞太師司  
州牧大司馬王如故謚曰文宣子穎與父俱奔梁遂卒於  
江左

皇子桃年七歲景明元年薨就斂於華林東閣堂葬于  
文昭皇后陵東後以增廣文昭后墳塋徙寔北崗

論曰文成五王安豐特標令望延明學業該瞻加以雅談  
之美及于永安運迹寇戎卒致奔亡亦其命也獻文諸子  
順漸太和之訓而咸陽終於逆節廣陵薨於桑中而無  
儀各宜適死高陽器術缺然終荷棟幹至於橈敗實尸其  
關武宣孝以為質忠而樹行及夫在安處危之操送往事  
君之節周旦匪佗之旨霍光異姓之誠事實兼之竟而功  
高震主德隆動俗聞言一入卒不全生嗚呼周成漢昭未  
易遇也北海義味鵠鶴奢淫自喪雖禍發青蠅亦行貽伊  
戚一若拾遺亡不旋踵豈守之無術其天將覆之庶人  
險暴之性自幼而長終以廢黜不得其終斯乃朱均之性

堯舜不能訓也京兆早有令問晚致顛覆習於所染可不  
慎乎清河器識才譽以懿親作輔時鐘也彼始構牆茨之  
逼運屬道消晚扼兇權之手悲哉廣平早歲驕盈汝南性  
致狂逸揆其終始俱不足論而悅以天人所棄卒嬰猜懼  
之毒蓋地逼之尤也魏自西遷之後權移周室而周文天縱  
寬仁性罕猜忌元氏戚屬並見保全內外任使布於列職

列傳第七

北史十九

周 之 冕

孫

粹然 校正

